



永恆 · 轉瞬

撰文·攝影
江肯輔

在清晨的薄霧中，我們拔營啟程，呼吸著中高海拔冷冽的空氣，山嵐的濕度適度地滋潤了為汲取更多氧氣而微微急促的呼吸。為了這趟玉山行，我們這群歐吉桑、歐巴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密集體能訓練，兒子也笑說：「老爸，你真是60歲一尾活龍」，聽到正值青年的兒子這樣誇讚，心中難免沾沾自喜，然，就在這一步一履之間，卻漸漸地放下從山下一路攜帶的自豪。「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山巒的崇高，會震撼我們的桀傲。

面對陡峭的岩坡，我們雖名為挑戰，卻自然地卑躬低首。入夜後的溫差，喚醒了身體對於幾次攀登中高級山岳的記憶，哆嗦並非寒冷，而是每個細胞徹底的警醒，面對高山永遠都要謙卑而謹慎。這一路上我們穿越了雲霧帶，陶怡在穿透鐵杉與冷杉林的曙光中，漸行漸高。而後眼前逐漸開闊，陽光直射下的熱度，讓我們曾經一時忘了身處超越3,600公尺海拔高度，但眼前的玉山圓柏不再高聳挺拔，木本植物匍匐偃生，苔蘚地衣四處繁生，玉山薊鮮豔的花朵點綴在嶙峋的石堆中，玉山捲耳與玉山龍膽雖看似小家碧玉，實卻是具有耐旱、耐高溫差卓絕的生命力。

遊走在森林線的邊緣，醞釀在高海拔的奇幻中，一株枯木重新讓我思緒聚焦。這曾經是一株枝幹蒼勁的圓柏吧！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玉山圓柏能活多久，因為在冷酷無情的高山寒原氣候下，他要面對太多的變數，仰望他的低矮灌木和草本也曾認為相較自身的短暫或許這株圓柏就是永恆了。但惡劣氣候下，圓柏終於不敵摧殘，退盡了鬱鬱蒼蒼，化成了白朽，把領域讓給了更多的生命，虎杖等灌木即刻填補了空缺，以璀璨的花色映照著曾經英挺的白色身軀。

捉緊溫暖的陽光所奮力綻放的姹紫千紅或許只是轉瞬，但生命的更迭與延續或許才是自然的永恆之道。❧

事死如事生 祭神如神在

撰文·攝影
張建騰

金門瓊林宗祠的祭祖活動，蔡氏族人要把祖龕中的神主一一請出殿閣，依輩次排列，入席參加酒筵，並由裔孫們獻饌，勸食，真的做到了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

別的地方的古蹟是靜止的，金門瓊林的古蹟是活躍的。瓊林是御賜里名，蔡家是「文武世家」；幾百年延襲下來的祭祖活動，有本有源，有枝有葉；上千年流傳不朽的文化底蘊，有典有則，有聲有色。

瓊林原名平林，南宋初期，蔡十七郎開基於此，成為一世祖；傳到第五世時，由蔡靜山開廓基業；到了十三世蔡森中舉之後，瓊林裔孫開始出仕，明清兩代共出過6位進士、7位舉人、15位貢生、6位武將、國子監生27位、80位生員。

6位進士中，包括了明代「父子進士」蔡貴易及蔡獻臣橋梓、蔡守愚、蔡懋賢、蔡國光，以及清代的「開澎第一進士」蔡廷蘭；武將則以「振威將軍」蔡攀龍最為顯赫，他是清代「平臺灣二十功臣」之一。

瓊林大宗祠的祭祖活動有春秋兩祭；祭典分為「頭停」與「二停」兩個回合的「三獻禮」。頭停主祭祀始祖考十七郎公暨始祖妣陳氏，配享33位。二停祭祀五世祖靜山公與祖妣顏氏，配享25位。由於配享者都是出過仕的，因此祭典又稱為「官祭」。



祭典進行時，要把神主牌位請出祖龕，由輪值頭家的裔孫奉茶，奉酒，勸菜，勸飯，彷彿歷代祖先，真的都在座上。過程中，香烟嫋嫋，禮樂煌煌，爆竹喧喧，爐火熊熊。

這樣的祭典，用意在於慎終追遠，報恩思源，不忘根本，承先啟後，凝聚骨肉，團結族人；希望祖德宗功，綿延不輟。

瓊林宗祠中有一幅對聯，內容為：「須遜志以讀書，兩班配享，盡是登科數士；勿支分兩派別，二祭餽餘，依然合食一家！」就是要族人以祖先為榜樣，謙虛勤讀，合群不分。❧